



发现 西藏

པ་འཕྲིན་པ་འཕྲིན་

[瑞士]米歇尔·泰勒◎著 耿昇◎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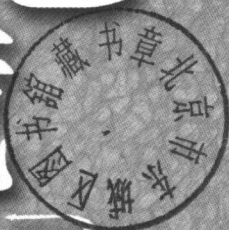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012Z0315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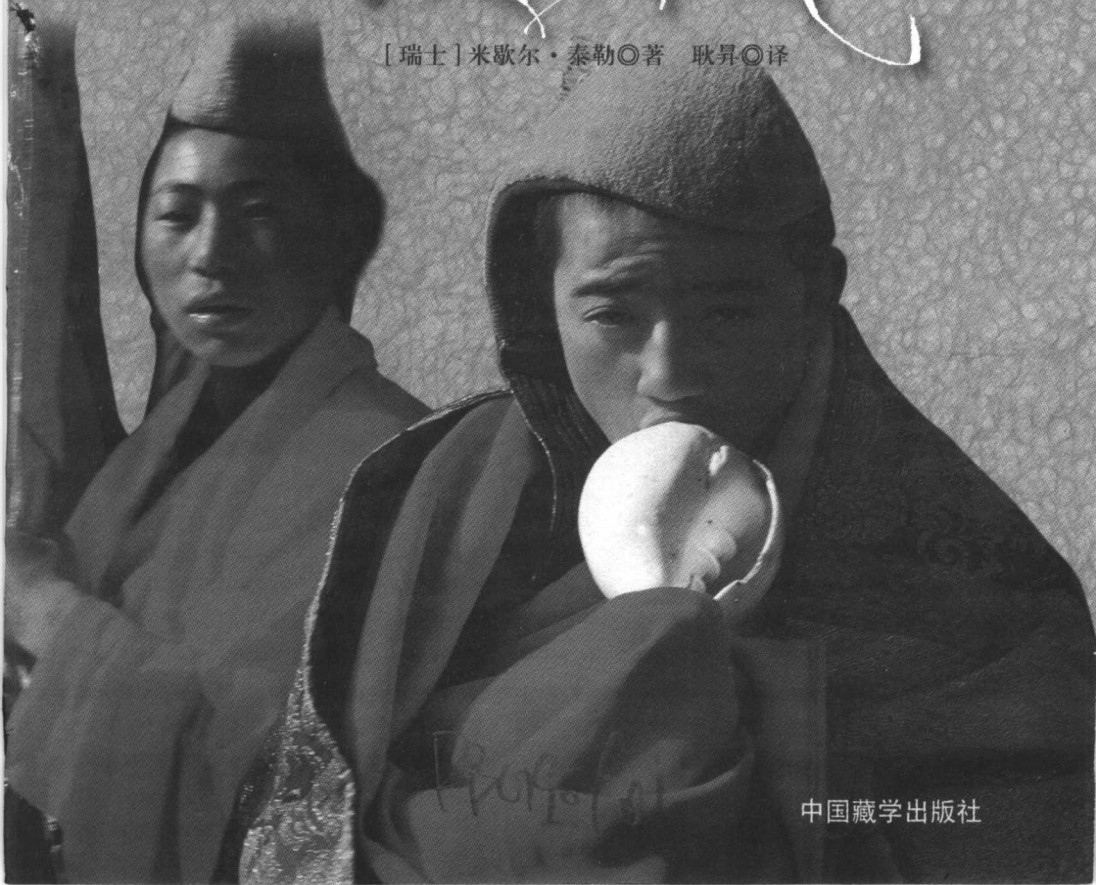


发现 西藏



མ་ཤེས་པའི་འཕྲུལ་པ་

[瑞士]米歇尔·泰勒◎著 耿昇◎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西藏/[瑞士]米歇尔·泰勒著;耿昇译.—2版.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

(西藏文明之旅书系)

ISBN 7-80057-728-7

I. 发... II. ①泰...②耿... III. ①探险—西藏

—史料 ②地方史—西藏 IV. ①N827.5②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1242 号

书 名 发现西藏

作 者 [瑞士]米歇尔·泰勒

译 者 耿昇

责任编辑 李烨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北京北四环东路 131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北京世纪品峰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第二版 2005 年第一次印刷

开 本 640×965 毫米 1/16

印 张 17.625 彩插 31 页

字 数 13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57-728-7/K·99

定 价 28.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dfhw@zzcb.com.cn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 谢 辞

有关西方旅行家发现西藏的文献,比大家可以想像的还要浩繁得多。读者在浏览本书末所附的参考书目和所引资料目录时,便可以理解这一点。非常遗憾,现在既不存在有关这一内容的完整书目,也没有关于欧洲与中国西藏交流史的严肃著作。此外,所有文献都分散在许多丛书和文集中,往往被遗弃在昏暗的角落中,在厚厚的尘土下沉睡。本书绝非旨在成为一部学术著作,而仅仅叙述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本意是为了阐明西方的一部漫长历史的梗概,也就是西藏的诱惑历史的基本线索。

我无需再说明,若无许多人的帮助,本书永远不会最终形成。由于目录厅、图表厅、拓本部、刊本藏书室、稿本和东方稿本厅负责人的帮助,他们的效率与盛情,我在国立图书馆搜罗文献的工作就显得格外成效显著了。但是,这种搜罗当然也并不仅限于在该机构的特藏中挖掘。我于此特别向以下先生致谢:吉美博物馆(Musee Guimet)的图书馆馆长以及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的叶维斯·莱西尤斯(Yves Laissus)先生、大英博物馆稿本部的魏礼(D. P. Waley)主任、亚洲皇家学会的潘克赫斯特(M. R. Pankhurst)、伦敦皇家医学院的博物馆馆长,同样也向伦敦的国立肖像画廊的萨拉·温布什夫人(Sarah Wimbush)、马切拉塔公共图书馆的阿尔道·阿德维尔西(Aldo Adversi)博士、威尼斯国立图书馆的莫道尼(A. R. Modoni)博士、里斯本科学院的努涅斯(M. J. Nunes)教授、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施奈德(Schneiders)博士、斯德哥尔摩艺术图书馆的奥尔松(L. Olsson)、斯德哥尔摩的民族学博物馆的拉尔松(K. E. Larson)、华盛顿国立图书馆人类学档案部的格伦(R. Glenn)、里孔西藏学院的焦克(L. Giok)、底涅大卫—妮尔基金会的佩罗娜(Peyronnet)等。

我应该向迪迪埃·古瓦尼(Didier Coigny)表达远非是礼仪上的感谢,他向图书司推荐了此书。我感激图书司的凯普(Ann Keep)夫人以及塔姆斯和胡松出版社的斯特温斯(Ann Stevens)夫人(她帮助我整理了手稿)。雅克·布罗斯(Jacque Brosse)非常乐

意地审阅了法译文本,使审稿者避免了某些应归咎于作者一人的错误。迪奥斯(F. Dios)也应接受我的谢意,她整理了一部稿本,其中充满了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既难拼写又难读音的名词。最后,如果本书能被如同它是用法文所写的那样阅读,那是由于安妮·肖蒙(Annie Saumont),此人以其令人钦佩的作家之巨大天赋,于整个翻译过程中,表现得既有毅力,又有不可动摇的良好信仰。

撰写此书就如同一次旅行,既要经受长期冒险,又要有一系列新发现。如果卡兰(Karin)未介绍这种欢乐的感受,那么这种欢乐就不会如此强烈。

米歇尔·泰勒(Michael Taylor)

译者的话

瑞士学者米歇尔·泰勒(Michael Taylor)的《发现西藏,从马可波罗到大卫—妮尔》是一部图文并茂、可读性很强的著作。现译成汉文,以飨中国读者。

西藏乃至中国的整个藏区,大都处于偏僻的山区,历来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特别是元代以来,西方不断派出使节和探险家入藏。自1245年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到大卫—妮尔1925年入藏,历时近680年的探险史,本书中都作了大致介绍。特别是对于19世纪末以来英国侵略西藏的历史,书中记载得更为详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切。

本书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先后得到了班果先生、中国藏学出版社领导的慷慨帮助,精心校阅,特此表示衷心感谢。本书的再出版全托文群先生、马丽华女士的福。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它很难再次面世。

特别要说明的是,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20世纪以前,外界对西藏知之甚少,西方世界尤其如此。所以,本书中所概述的西方人传闻中,尤其是早期游历作品中有大量的道听途说以至以讹传讹。翻译时,其中一些充满谬误的图文均予以保留,旨在说明西方“发现”西藏曲折也算真实的过程。总之,其中的不确、不实之处,请读者诸君结合已有的相关知识予以明辨。

耿昇

2004. 10. 15



目 录

致谢辞

译者的话

第一章 所谓“食人生番”、可汗和国王——长老的传说 …… (1)

1. 圣·法兰西斯在亚洲的一名信徒 …… (5)
2. 赴鞑靼地区的第二个基督徒使团 …… (10)
3. 马可·波罗游览“吐蕃州” …… (15)
4. 里波特王国 …… (19)
5. 亚洲之梦,曼德维尔的著作 …… (20)

第二章 赴喇嘛教地区的基督徒 …… (25)

1. 西藏群山中的一名耶稣会士神父 …… (27)
2. 在乌思藏王国发生的故事 …… (33)
3. 西藏中部地区的事件 …… (38)
4. 最早赴拉萨的欧洲人 …… (39)
5. 18 世纪的藏学家伊波利托·德斯德利 …… (46)
6. 西藏传教区的失败 …… (53)

第三章 淳朴和诚实的民族 …… (59)

1. 进入藏人区的一名苏格兰人 …… (64)
2. 札什喇嘛的贵客乔治·波格尔 …… (68)
3. 双双死亡 …… (77)
4. 塞缪尔·忒涅赴札什伦布 …… (79)
5. 一首田园诗的尾音 …… (84)

发现 西藏

མཁའ་འགྲུབ་ཀྱི་ལོ་རྒྱུས་

关于西藏的探险史。

西藏，西方人在大发现年代最令人向往的地区。

雪域西藏——神秘的高原第一次凸现在世界面前。

充满传奇色彩的冒险经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种广阔的地域人文景观。

ISBN 7-80057-728-7



9 787800 577284 >

ISBN 7-80057-728-7/K · 99

定价：28.00元



第一章 所谓“食人生番”、可汗和国王 ——长老的传说

当巴黎圣母院尚未在斯德岛(L'île de La Cité, 巴黎旧城)建立起来的时候,有些距欧洲好像比我们今天距月球还遥远的中亚部族的事件,便流传到了我们这里,从而在西方产生了一些极为稀奇古怪的传闻。1145年,由叙利亚加巴拉(Gabala)的主教致教皇欧仁三世的一份报告,提到了一名叫做约翰(Jean)的国王:“他生活在东方最为偏僻遥远的地方”,取得了战胜不信基督者、波斯人和米迪亚人(Medes)的伟大胜利。据说,该国王是基督徒,更有甚者,大家还认为他是一位长老。

正如大部分这类广为传播,又不知出自何处的传闻一样,约翰长老的故事是一件半真实和纯粹臆想事件的混合物。它反映了十字军时代欧洲的希望和憧憬,及对武功的迷信、对遥远地区的十字军大征服以及对东方之显赫景象的梦想。它同时也是在亚洲腹地发生的某些变化的含糊不清的反响。在从中国内地延伸到里海之间的大草原上,许多游牧部族在那里形成、发展和相互争斗,最强者吞并了最弱小者。他们的酋长之一割据了贝加尔湖以南的一片领土,这就是由其子成吉思汗开拓扩张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领地。

当时在中亚共有两种宗教传播。佛教从印度发祥并向北发展,从公元7世纪便开始立足于吐蕃。它与吐蕃民间原始巫教苯教相对峙,逐渐演变而直至变成了奥义、巫术和君主主义相结合的混合物,从而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喇嘛教。在公元9世纪时,喇嘛教(Le Lamaïsme)⁽¹⁾已经在吐蕃高原牢固地立足,并逐渐传播到了蒙古草原。基本也是在同一时代,原始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聂斯托利异端(景教)也从波斯传入了蒙古。至少有草原中的两个部族克烈(喀列亦惕, Keraïtes)部和乃蛮部(Naimans)都选择采纳了景教,一直到他们被信奉萨满教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的臣民)降伏为止。成吉思汗的皇后之一可能是景教徒。他们统治了蒙古和突厥的辽阔领地。

无论它是否以真实情况为基础,约翰长老的故事在西方变得极其受人欢迎。中世纪的欧洲认为亚洲是“一片遥远而神秘的未知之地”。整个中世纪的舆地学权威希罗多德(Hérodote)、斯特拉波(Strabon)、老普林尼和托勒密都讲到了东方的神话人物和奇特事件,从而更促使西方维持了一种对于东方的强烈兴趣。阿拉伯大旅行家们(苏莱曼、马苏第和伊德·里奇)的旅行故事又增强了这种兴



图1 很可能就是曼德维尔骑士的一幅虚构画像

趣,这些旅行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一直渗透进欧洲,但有时又遭到了严重歪曲。有关东方财富的许多故事在欧洲的大王公处受到了献媚般的欢迎,有关一个比撒拉逊人更靠东方的基督教政权的传闻,使那些被征募进十字军中的士兵们感到欢欣鼓舞。

因此,在第二次十字军远征以失败告终之后不久,欧洲许多宫廷中出现的一种神秘文献就不是简单巧合的结果了。它被充做约翰长老本人的作品。他宣布说:“你们可以比较一番,应毫不犹豫地坚信我是王中王,我在财富、道德和势力方面超过了大地上的其他所有国王。大地上共有 72 位国王是我的竞争者。我的辉煌覆盖了三个印度(印度以东的领土、印度与恒河之间的地区以及恒河以东的地区)。”这封信以如此的口吻喋喋不休地书写了一页又一页文字,“朕有丰富的白银、宝石、大象、单峰驼、骆驼和狗。朕这里没有赤贫者,没有盗贼和土匪”。

是谁杜撰了这种伪造文件和怀有什么目的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在东西方之间建立这种最有意义的接触的时候,这一伪造文件促进了一种向往和产生了一种希望。发现东方(更具体地说是发现吐蕃)首先应归功于一种狂热向往的梦想。因为一种异国趣味的虚假形象和吸引力往往是地理大发现的缘起。正是到了后来,当这种具有异国情调的超现实思想彻底渗透进了欧洲共同的想象力之中时,欧洲便出发去寻找新的和非常真实的地区。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海市蜃楼般的思想是怎样特别与地球上最难以居住的部分之一(半沙漠的西藏及其被狂风席卷的高原)相联系,以及它是怎样在继续促进西方人观察研究西域方式的同时抵御严峻的现实的。

1. 圣·法兰西斯在亚洲的一名信徒

事实上是东方首先闯入了西方,而不是西方首先发现了东方。

蒙古骑兵在驰骋于几乎整个亚洲之后,又入侵了匈牙利平原。1241 年圣诞节的那一天,他们渡过了多瑙河。接着,又如同来时那样突然再次渡河,并消逝于东方了。诸汗中之汗窝阔台,刚刚在距

那里数千公里的地方晏驾。因此,其军队仓促地回师蒙古,以推选一位新首领。欧洲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令人不安的情绪很快又重新出现。蒙古人会不会很快又卷土重来呢?

两年过去了,入侵并未出现。后来在1244年由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召集的里昂公会议上,决定向蒙古遣使,携带鼓动新可汗(无论他是谁)选择基督教信仰的国书。这些书信仅为教皇的借口,其真正目的是搜集有关鞑靼人及其势力、意向和战略计划的情报。

在为这次出使选择的两个人物中,第一个是葡萄牙的劳伦特(Laurent)修士,他被派往驻牧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幕帐。第二位是圣·方济各本人的弟子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Jean-du Plan Carpin,这是根据位于佩鲁贾附近的堂区名称而命名的)。我们不知道他出生的确切时间,但当把他从其在科伦的封地请来时,他已经足足有60多岁了,他被授命从事一次对于他这样一个年龄的人来说确实是冒险的旅行。

柏朗嘉宾修士于1245年复活节登程上路,由另外一名波希米亚的修士埃狄纳(Etienne)陪同。这两个人在布雷斯劳与第3名修士波兰人木笃(Benoit)会合,此人会讲蒙古话。1246年4月初,他们到达控制西蒙古势力的拔都幕帐。拔都检查了他们携带的礼物和信件,决定将来使送往蒙古可汗的金帐。4月8日,柏朗嘉宾和波兰人木笃修士又出发从事一次穿越亚洲的长途旅行(波希米亚人埃狄纳因患病而滞留在乞瓦)。他们骑着体强力壮的小种马,由蒙古士兵护送。那里还向他们提供长皮大衣,借以抵御草原上的狂风,并用毛毡条裹住其双臂和双腿。

他们日复一日地骑马旅行,受旅途中茫茫无际的天地所支配,被狂风和耀眼的太阳迷住了双眼,被突如其来的雪暴淋湿并结成冰块。他们沿古丝绸之路的草原荒坡前进。然后又偏向东北方向,绕过了天山山脉,避开了巴尔喀什湖的荒凉湖岸。这一行人翻过了距吐蕃北部有1600公里的阿尔泰山,穿过了蒙古草原的西半部。经过100多天他们走过了5000多公里后,于同年7月22日到达了目的地。

他们在选举新可汗贵由汗仅仅数日之后到达了金帐。蒙古人



图 2 正在吞噬一名骑士的人—犬

认为这两个外国人是前来向皇帝发效忠誓言的，但却非常惊奇地看到他们走到贵由汗面前，并鼓动他服从他们的上帝和他们的教皇。为了惩罚他们的这种严重失礼行为，蒙古人采取了对他们完全不予理睬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是，柏朗嘉宾修士和波兰人木笃具有充分的自由，以从事他们的间谍使命。他们沿途的考察结果就是柏朗嘉宾修士所写的《蒙古史》一书，其中概述了蒙古人的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及其真实历史。它是由一名西方人写的有关西域民族的第一本书，其中特别包括有关吐蕃居民的最早资料。

在蒙古人对于虚构故事的习性爱好、翻译(波兰人木笃)的错误和柏朗嘉宾修士的轻信之间，为想像力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柏朗嘉宾写道，成吉思汗在数年前就派遣了一支部队以征服印度。这支军队击溃了生活在该地区的“黑撒拉逊人”，一直挺进到由一名非常强大的国王(约翰长老的阴影笼罩着这一故事)统治的一片基督教土地后，被击败了。蒙古人边战边从沙漠中后退，他们长时间地骑马行军，一直到达了一片由“人—犬部族居住的地区”。

这个“人—犬部族”是西方中世纪所熟悉的奇迹之一。小亚美尼亚的海顿一世国王在柏朗嘉宾数年之后到达蒙古，他将这些人定位在吐蕃附近地区。他同时还宣布说女子们具有思考推理的能力，男子们却没有这种能力，并且浑身长满了毛。在中国古代的一部舆地书中，也提到女子们能讲话，而男子们却仅满足于狂吠。在所有的论述中，人—犬部族的人都被描述得特别凶残并善于攻击。

因此，柏朗嘉宾在被人—犬部族吓跑之后，便进入了波黎吐蕃(Burutabeth)⁽²⁾地区，其“居民们都是异教徒”。这里几乎可以肯定是指吐蕃。柏朗嘉宾写道：“吐蕃人具有一种神奇的，或者更应该说是可憎的习惯，这就是吞噬他们的父母。因为当那里有人死亡时，他们便将其全部亲戚集合起来并美餐一顿。那些男人绝没有胡须，每个人始终都手持一块铁，以拔掉下颌部不断重新长出的所有须毛。他们面目丑陋、身体畸形”。用钳子拔去面部汗毛之习惯的说法是正确的，可能是第一手资料。在金帐中肯定有吐蕃人。

在中世纪前往西域的所有西方旅行家们(甚至是某些东方旅行家)，对吐蕃人为“食人生番”的指责很少有真实依据。在佛教传入之前，吐蕃实施仪轨性的“食人肉”习惯，在苯教仪轨中留下了其踪迹，但在喇嘛教的仪轨中仅保留有一些象征性的残存。马可·波罗声称，忽必烈汗宫中的吐蕃巫师们吞食被处死的罪犯。曾经于18世纪初叶在西藏度过30年的奥拉齐奥·德拉·佩纳(Orazio della Penna)也讲到了在拉萨附近的一个堆尸处，那里被处决罪犯的尸体遭肢解后只剩下了股骨，以被用做制造仪轨中使用的骨腿号。头颅骨也被取下来，以制造西藏僧侣们使用的钵与鼓。“为了制造这些号角，他们更愿意选择罪犯或暴卒受害者的骨头，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咒语”。这种仪轨性的“食肉生番”行为，在赴亚洲的最早一批旅行家们的思想中，与他们风闻到的有关西藏人的殡葬活动结合在一起了。西藏埋葬死人的现象很少见(或者至少是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自治区之前是如此)，对尸体处理的惯用办法是把它分割成小块并将之抛在一片遗弃地中，让它们被野狼和秃鹫吃掉，往往也会被游荡的野狗吃掉。



图3 火葬

图4 水葬

